

#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上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伍连德(Wu Lien-teh)著 程光胜 马学博 译 王丽凤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伍连德著;程光胜 马学博译;  
王丽凤校.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 3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樊洪业主编)  
ISBN 978-7-5355-7692-7

I. ①鼠… II. ①伍… ②程… III. ①伍连德(1879~1960)—自  
传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787号

---

书 名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
作 者	伍连德著 程光胜 马学博译 王丽凤校
责任编辑	朱 微
责任校对	周 晔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a href="http://www.hnepi.com">http://www.hnepi.com</a> <a href="http://www.shoulai.cn">http://www.shoulai.cn</a>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 张	23.75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5-7692-7
定 价	65.00元

---



##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

主 编：樊洪业

副主编：王扬宗 黄楚芳

编 委（按音序）：

樊洪业 黄楚芳 李小娜 王扬宗 熊卫民

杨 舰 杨虚杰 张大庆 张 蓁

## 作者谨以本书纪念并呈献给：

**施肇基 (Saoke Alfred Sze) 阁下**

原中国驻英国公使（伦敦）及中国驻美国大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暨

**威廉·内皮尔·肖爵士 (Sir William Napier Sh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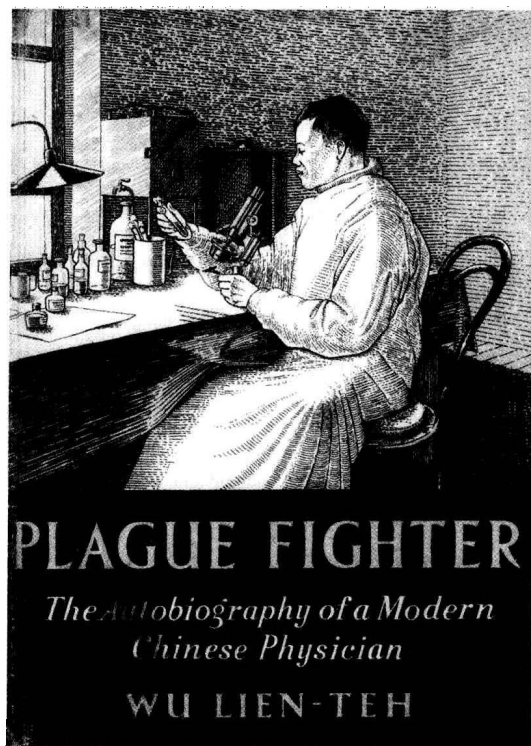
文学硕士、理科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原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高级导师和伦敦国家气象局局长



作者1956年最后一次访问剑桥时留影，时年77岁，身着医学博士服。

原书在扉页作者署名之下所列荣衔有：文学硕士，医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科进士（北京），理科博士（上海圣约翰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大学），医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中央学会发起人，苏联微生物学会外籍会员，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特聘侍医，等等。



本书英文版封面

# 主编的话

##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 20 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 20 世纪。自 1895 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障碍，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 20 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

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 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 80 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 2006 年启动了《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 20 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

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



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 年元月于中关村

## 何丙郁序

王丽凤女士邀请我替伍连德博士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的中文版《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作序。回想 60 多年前我在大学生时代，伍连德博士就曾鼓励我多多写作，假如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大概不会有这篇拙作向读者们献丑了。

伍玉玲博士在《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纪念画册 (*Memories of the Plague Fighter Dr. Wu Lien-Teh*) 一书的序文中，已经提及我是在 1941 年由伍博士的胞弟伍德安先生介绍而认识他。我进大学前，曾在一所英文中学做临时教员。伍博士的两位公子——长生和长员先后在我所教的班念书。他的长女玉玲、次女玉珍也先后和我一起考进同一所大学，当时他的三千金玉珠还年幼。伍博士是我申请升学的推荐人。当我汇报已被录取并获得奖学金时，他主动对我说，假如我有需要，他乐意给我经济上的支援。虽然我没有在这方面向他求助，但我心里是充满感激的。我到他的诊所看病时，他不收诊金和医药费，并多次留我在他家和家人一起进晚餐。如此一来，我对伍博士后期的情况多少有些认识。有些是亲眼目睹的，有些是从他的儿女

---

何丙郁 (Ho Peng-Yoke)，澳籍华人，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荣休所长，台湾中研院院士、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和西北大学名誉教授。

处听来的。那么王女士给我的这份差事，看来是义不容辞了。

可是，由我来写序谈何容易。《自述》的内容这么丰富，后来又有作者爱女玉玲的一部《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纪念画册和亚洲新闻台的大型专题纪录片《伍连德博士传》，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文章谈及伍博士在医学上对社会的贡献。我无意重复已经载述的事情浪费纸张，也觉得来自伍博士家里的情报应该让他的家里人做主。我就考虑是否可以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例如伍博士曾于1947至1948学年度莅临行将转型为大学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讲演，《自述》中述及的前厦门大学校长，德高望重、80高龄的林文庆医师也前往捧场。伍博士的故妻黄淑琼是林文庆夫人的妹妹，而伍、林两位都是获取英女皇奖学金而赴英国留学的当代著名人物。伍博士介绍我与林医师认识，足见伍博士提拔后进的良苦用心。这件小事与伍博士的伟大作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因此我决定从我本人的科技史专业立场，提供一些比较新鲜的话题以向王女士交差。

人所共知，伍博士的专业与科技史无关。虽然他和王吉民合写的《中国医史》是一部经典巨著，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伍博士是一名医学史专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伍博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创者，首先把中国医学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其贡献不能和医学史的钻研者相提并论。在我主管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时期，曾遇到对伍博士在医学上的贡献发生兴趣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无论如何，伍博士和王吉民合写的《中国医史》是最早一部世界性的中国医学史，体现了作者们对中国医学史的兴趣。

伍博士更不是一个中国科学史专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曾做过一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的事。也许连他本人

在世时也没有料到这件事的后果。我应该是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件事，让我从头说起。

1953年我开始协助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编写他的一套原名《中国科学技术史》兼有中译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中国科技史系列著述。李约瑟是20世纪享誉国际的中国科学史权威人物。我曾经向伍博士提过我随李约瑟从事这项工作，岂料这引起了他对中国科学史和李约瑟的关注。伍博士很怀念他的母校剑桥大学，虽然他跟李约瑟尚未谋面，但他们两人曾师从同一老师攻读生物化学。这位老师是1929年诺贝尔奖得主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 1861—1947)，以研究维生素而举世闻名。虽然他们两人彼此相隔二三十年，李约瑟可以算是伍博士的同门师弟。伍博士在他的晚年几乎每年都访问剑桥，尤其是他的公子长生在剑桥念法科的时期。大约在1957年前往剑桥的后期，他访问过李约瑟，谈及他的自传和探询李约瑟的工作情况。这次的访问对李约瑟后来的工作发展有莫大的作用，这是一件从来很少人注意的事情。

原来李约瑟尽量使用属于他在剑桥大学职位的特殊权力，做超出自己生物化学单位范畴的研究，并且除讲课外，不承担生物化学单位的一切其他任务。但他所属的单位不允许使用本身的资源以资助任何与生物化学无关的研究项目，也不会为任何人向大学争经费以资助与生物化学无关的研究项目。伍博士会见他的时候，李约瑟已经无法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获得资助以续聘他的助手王铃了。为鼓励他的师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伍博士回家后就亲自向新加坡有“树胶大王”美誉的李光前博士和号称“虎标万金油王”的胡文虎求助。长生后来告诉我他陪同父亲往见后者，仅替李约瑟募得一百大元。1960



年1月伍博士不幸与世长辞。同年，我接到李约瑟来信说他收到由伍博士向李光前博士申请的一大笔资助。钱的数目是10 000英镑，当时足够在剑桥购买一座条件较好的房屋。这一大笔钱不仅对李约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启发了他向海外华人筹款的设想，于是成立了由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主持的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之友（Friends of the Project）”小组。巴素从前在香港任华民政务官，熟识香港华人情况。可是不久他就病逝，这个小组的活动也停顿了。1968年剑桥成立了一个东亚科学史信托会（East Asia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1980年代这个信托会开始向外筹款，以建立李约瑟研究所和资助该研究所的日常开支和学术研究活动。主要筹款对象是海外华人，而新加坡就成为这个研究所的重要资助来源。新加坡援助李约瑟研究所的人士全都和李光前博士有密切关系。我怀疑，当年若非伍博士往见李光前博士，剑桥今天是否会有一个现在享誉国际科学史界的李约瑟研究所呢？

李约瑟研究所也为伍博士后人所关注。1996年7月29日，国立新加坡大学举行伍玉玲博士《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纪念画册的出版仪式。作者托我替她转送三册她的著作给剑桥，分送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剑桥大学和李约瑟研究所的三个图书馆。2000年5月23日，伍长生陪同他的两位姐姐——玉玲和玉珍莅临李约瑟研究所，看到昔日伍博士赠与李约瑟的几部书，深为感动。我难得有了机会邀请这几位稀客到剑桥大学俱乐部的河景餐厅共进午餐，平时以他们的热情都不会让我有机会做东的。

我有一件想知道但无法证实的关于我个人的事情。当年我在新加坡大学服务的时期，李光前博士任大学校监。他对我特别友善，多次约我在他的华侨银行共进午餐，也关注我在大学

的任务。后来无论我在新加坡以外任何地方任职，他和他创立的李氏基金会对我都是有求必应。李博士对我的关怀不可能是因为我是他一个姨甥女的博士论文导师，更不可能是因为我先后是他的千金的大学同学和同事，大概是他对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大感兴趣。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提及我和李约瑟的事情。我猜想伍博士往见他的时候早已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了。无论如何，聊表感谢之余，2003年我曾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同时出版了一部收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系列丛书的《中国数学上的占术》（*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作为对这两位已故前辈的纪念，并将他们对我的情谊铭记于此。

伍连德博士《自述》的英文原版面世刚好超越半个世纪了。如今以中译本作再版，俾便更广大的读者们更易于认识伍博士这位伟大的近代中国医学先驱者的生平事迹。我谨引用古人的一句话“时哉！时哉！”来向读者推荐这部新书。



2010年10月26日

## 伍玉玲序

1995年我依据先父的自传，以他遗留下的3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编写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纪念画册，让各界人士了解先父的生平事迹，也通过照片洞悉当时的情况。

事隔15年，我非常欣喜地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要求翻译和出版先父自传的中文版的来函。希望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后，让人们为先父为之献身的祖国医疗防疫事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一书的中文版《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以下简称《自述》）面世之际，不禁回想起先父曾在1958年1月写信给在上海的王吉民教授，表达他希望回国访问之意，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同年2月又致函在北京的林宗扬教授，告知他自传的英文版将于春天出版，并已通知剑桥出版商将该书分别寄赠周恩来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医学会、林宗扬和王吉民教授。他的自传在出版50年后能以中文全译本奉献给国内读者，可堪告慰先父于九泉。

从1950年开始，先父用了7年工夫撰写自己一生经历的传记。1910年末东北暴发鼠疫，他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及时控制了鼠疫，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也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

伍玉玲（1926— ），新加坡籍华人，教育家。伍连德之长女。

传记内容不但记载了他传奇的一生，也融入了他的情感和精神。先父毕生著作等身，这部英文回忆录是先父的遗作，也是他极重视的作品。英文版《自述》长达660页，翻译工作可谓工程浩大。我谨代表家人向程光胜教授、马学博先生和王丽凤女士道谢，感激他们的耐心与执著，使先父的《自述》能以不同版本面世，让更多人能够阅读。同时，我也要感谢马伯英教授、张圣芬女士、黄贤强教授以及陈剑虹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让中文版更顺利地完成。

我还要向韩启德副委员长致谢，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有关纪念先父活动的支持。

我也衷心地感谢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荣休所长何丙郁教授为此中文版欣然挥毫，道出先父生前鲜为人知的轶事。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所有关注先父一生事迹并不断弘扬他为国家为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的人们，赞佩他们所表现的不懈努力和深厚热忱。



2010年12月15日



## 译者前言

整整 100 年前，清代最末一年，在东三省的奉天（今沈阳），曾经举行过一次称为“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 11 个国家 33 位医师和学者，就鼠疫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讨，会期前后共 26 天，耗资高达十万两库平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召开，并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它由清政府批准召开，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坐镇，东三省总督锡良尽地主之谊，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伍连德博士。

这次对中国来说“破天荒”的会议，缘于当年在中国北方荡平的一场严重的瘟疫——肺鼠疫。这场瘟疫既与千百万生命的安危攸关，又影响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因而得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经历了许多动人心魄的日日夜夜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终于使这场致 6 万余人死亡的灾难得以平息。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幕，其总导演，正是伍连德。他临危受命，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审慎的科学态度，采取了一系列现代医学和防疫手段，凭借超人的智慧与耐性，有效地化解了许多因为民众的愚昧落后和官场腐败造成的阻力，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有万千民众参与的防疫战斗。他亲自在疫区做了首例尸体解剖，推广简便廉价的“伍氏口罩”，第一次实施大规模火葬，组织和培养了大批防疫人员，也借此为中国奠定了现代防疫事业的基础。百年前那场瘟疫与偕其而至的国际